四友齋叢說

四友齋叢說卷之十二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史八

庚申歲南京兵變殛殺黃侍郎懋官懸其尸於大中橋牌坊上大衆喧哄械猶未釋自下攢射之南京大小九卿集議於中府大衆抵至中府諸公惶遽無措踰垣而出去冠服微蹇驢走迸逸去人情洶洶是日苟不定若至夜中一[illegible]燒刼則事不可解而嫁禍於　朝廷者不

幸劉誠意招誘至小校塲戶部出銀四萬分給之衆稍定是日余適携酒於雞鳴寺請袁吳門尊尼在寺後岡上親望見軍士以戲桿擊毀國紗帽誠意慰諭移時乃稍稍散去此事余在南都備知其始末蓋黃侍郎在戶部不知大體但欲爲　朝廷節省是歲南京適大疫死者甚衆各衛支糧時軍士有死者則報開糧黃侍郎即見各衛糧數內無開糧者則怒責掌印指揮曰各衛死人汝衛中獨不死人耶此語喧傳於里巷

中又軍士娶妻收妻糧者每一查勘動經數月故軍士怨入骨髓則黄侍郎之死實不爲過但係是　朝廷大臣而軍卒擅自殺之此亦堅氷之漸也安可置而不問苟以爲罪不加衆當先下一詔令暴黄侍郎之罪赦諸軍無死繼遣科道二人勘處封御杖杖爲首者數人其亂逆尤甚者杖死然後撫諭諸軍申明約束曉以大義則人心自定若守備與參贊機務者則受　朝廷重寄　祖宗根本之地係以安危如戶部果

刻減軍糧當豫先聞奏若素能撫馭將士結之以恩臨時曉諭人必帖服今既不能發奸於未變之先又不能弭亂於既變之後國家大事幾為所敗此雖銼尸猶不足贖罪縱時宰私其親暱或納其重賄猶當逮至京師罪而釋之余時在南京日使人偵探問觜帖曾到否乃竟寂然不問使國法大壞何以警各鎮何以告四方何以示來世耶

余在南都時家　中因倭寇之變避難來依家口

願衆時糴倉米以繼食買單家籌到倉會支初
到時每支米一石豈出一斗米皆精好至丙辰
年止穀正數後漸減少一石只九斗四五升矣
而糠穀幾半又加以黃侍郎之苛細遂啓庚申
之變繼此呂沃洲爲總督因見訪及余告之故
沃洲遂校勘斗斛時時到倉巡視各管倉主政
初皆遵守約束收米皆不苟後一年餘一主政
徽州人在倉收糧納鄉人之賄糧只二百餘石
而入糠穀幾三四十担矣此倉中人親爲余道

之

余致仕後往南都又五年浮沉里巷中與鄉人遊處甚久故知南京之事最詳大率兩京官各有職掌與百姓原不干涉所用貨物皆是令家人和買余初至時尚然至戊午己未以後將事漸不佳各衙門官雖無事權者亦皆出票令皂隸買物其價但半給如扇子值二錢者只給一錢他物類是鋪戶甚苦之至於道中諸公氣燄熏灼尤爲可畏有一道長買橙丁一斤其價和

買只五六分耳皂隸因詐銀五六兩南京皂隸
俱是積年其票上標出至本衙交納其頭次來
納者言其不好責十板發出此皂隸持票沿門
需索其家計筭若往交納差人要錢至衙門中
門上皂隸要錢書辦要錢稍有不到又受責罰
不如買免爲幸遂出二三錢銀與之一家得銀
復至一家京城中糖食舖戶約有三十餘家遍
歷各家而其人遂厭所欲矣時潘笠江爲工部
尚書錢景山爲大理卿余告之曰公　朝廷大

臣凡生民條爾地方利病安得坐視而不言南
京大小九卿衙門堂屬官幾二百餘員此風一
長民何以堪不但軍家殺黄侍郎百姓亦將操
戈矣二公毅然任之後月餘往見笠江笠江問
近來外邊事體何如余對以仍舊如此笠江曰
吾極口與王印巖言之已出榜文禁革矣然此
須竪一牌於都察院前令被害人捧牌告首官
即叅奏革職皂隷問發邊衛充軍庶可以少息
此風但出榜文何益於事王掌院亦唬詩啟有

風力然竟不能了此
南京有印差道長五人與巡視京城道長俱與上江二縣有統屬凡有燕席俱是兩縣坊長管辦有一道長請同僚遊山適坡山一家當直是日十三位道長每一箇馬上人要錢一弔一弔者千錢也總用錢一萬三千矣尚有轎夫擡扛人等大率類是雖廚子亦索重賂若不與或以不潔之物置湯中則管辦之人立遭譴責且先吃午飯方纔坐席及至登山又要攢盒添換等

項貫一樓房始克完事不一月而其家蕩然矣繼此縣家定坊長一人自縊死一人投水死國家之事可爲寒心此事余親見之

南京一家造廳堂貫過梁一對乃栢桐者美材也巡城其道長方欲製卓聞之甚喜即起爭順之心遣一人諭意其家不欲與不待卜吉當夜即竪柱以梁置柱頭上以爲可絕其望矣此道長聞知即差皂隸領夫役於柱頭上放下一直擡去

南京各衙門擺酒吏部是辦事官吏戶部是籮頭與攬頭禮部六科是教坊司官併兵部是會同館馬頭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是店家工部是作頭太常寺是神樂觀道士光禄寺是厨役大率擺酒一卓給銀二錢刻剥者止給錢半但求品物豐備皆穢濫不可入口席散客起則諸客皂隷攘臂而至客行稍遲椀碟皆破失無遺名雖讌客實所以啖皂隷也衙門中官員既多日有讌席人甚苦之時楊崑南在科中余語之曰

公之嚬笑即可以轉移風俗矣公請各堂上官
但用果五頂肴五事令家人買辦於本衙供具
則堂上官誰敢差人辦酒堂上官既不差人則
各屬官誰敢差人辦酒如此則南京之人受公
之惠不貲人人將焚香戴公矣此事雖小然頗
任衆怨故卒不得行

南京各衙門惟翰林院最清苦既無職掌亦無
夫役如公堂酒之類是自家出銀令家人買辦
乙卯年擺瀛洲會亦是自備銀十兩央東城羅

兵馬設席

南京考察考功郎中或有寄耳目於皂隸者故其人獰惡之甚縱考功不以之爲耳目然此輩皆積年狡猾之人好生唇吻群類又多轉相傳播其言易售故各衙長官但能打皂隸則爲有風力者矣然數十年來無一人也

南京考察大率以苛細責人而不問其大者夫天之立君與人君之所以求賢審官布列有位者無非爲萬萬生靈計也今貪殘之人贓賄狼

糟魚肉百姓至於靡爛而不已者一切置而不問好以閨房細事論罷各官夫閨房之事既曖昧難明流聞之言又未必盡實縱或得實則於名教雖若有虧於　朝廷設官之意亦未大戾較之貪墨之徒相去蓋萬萬矣今之進退人才者顧詳於此而畧於彼未知何謂也

金子坤大輿善詩乃父爲掌科子坤南都佳士也嘗對余言王思獻瓚爲南祭酒日嘗值秋夜月色明甚其夫人約司業夫人同往雞鳴寺看

月當時法網尚寬科道無論之者王亦不以此
損名後官至禮侍卒諡文定使在今日則論者
交至矣

兩京小九卿衙門首領官皆有印惟翰林院獨
無印見南京翰林院掌院先生自僉名回各司
手本於事體頗覺有碍或以爲翰林院原隸於
禮部然太常寺詹事府國子監皆隸禮部亦只
是首領官行不應翰林院獨是堂上官與各司
對行蓋翰林院乃　朝廷司筆札文翰之臣分

局供職講讀有講讀廳脩撰編脩在史館檢討有檢討廳五經博士則以專經待問典籍則掌中秘書待書則以善書者充待詔則或以工畫或以能棋各守技業以備祗應獨孔目無專職總領一院之事以聽掌印學士之政則孔目實首領官也但翰林院最爲近幸若品級又尊恐嫌於偪故學士秩止五品其下以次遞降至待詔秩從九品則孔目正應爲未入流官然六部是二品衙門司務只九品則孔目只應未入流

此皆　朝廷親幸之臣豈當以品秩爲崇卑耶若以未入流官不當有印則給以條記行亦無不可

余授官後見呂南渠先生南渠曰我衙門中凡有公舉則自介翁書名起至汝而止有公會則自介翁坐起至汝而止此是我衙門中舊規也後至翰林訪沙孔曬沙不在呼衙門中人訪以衙門故事渠云正南三位皆虛設惟閣下老爺到任或考滿日來坐之餘日無人坐掌印老爺

亦只坐側邊第一位則知此正是大學士衙門部寺皆帶銜東閣乃其直房耳又聞孔目常在閣下秖候凡各官至閣下見閣老者皆孔目爲之通謁此得之所聞然南北事體不同余不曾在北不知其果爾否也

余在南翰林獨吏部各司以孔目是中見官欲其避馬余曰豈有　朝廷司筆札文翰之臣乃下馬入委巷小人之家避一郎署耶要叅便叅要考察則考察去耳不能委瑣以苟全也其不

足楷所惜者　朝廷之體卒不避後吏部亦無奈我何

余嘗元旦至各衙門投刺刺上書侍生時杜拯爲文選郎中獨不受謁令皂隷送還原帖因舊規小九卿衙門屬官皆送晚生帖也余曰我與彼同是　朝廷侍從之臣且科貢皆正途即我歲貢時不知此輩曾入學否夫取科第固有幸不幸其學業未必盡能出我上豈有白頭一老儒向新進小生處稱晚生耶此則其所未能也

然既在仕途不宜得罪於當事者明日書官銜帖遍送吏部諸公時趙大周尚在吏部見官銜帖怪問之余語之故大周曰諸人亦太俗乃欲向公處索事分耶

大周先生嘗語某曰我在南都下榻以待者惟公一人而已故先生每來訪上午輒至至午將喫飯始去其造見亦然每一遇則亹亹論辨番連不能已舊規凡小九卿之屬見小九卿堂上官皆側坐余欲執此禮先生曰人生處世豈無

朋友我與公朋友也幸勿以此處我

沈十洲轉南祭酒吏部推大周署翰林院印某至通政司請先生到衙門署事先生曰有公在何須我往竟不至後數月全九山自北來掌院印

余初至南京時見五城兵馬尚不敢用帷轎帷乘女轎道上遇各衙門長官則下轎避進人家雖遇我輩亦然不三四年間凡道上見轎子之帷幔鮮整儀從赫奕者問之必兵馬也遂與各

衙門官分路搬鏕矣其所避者惟科道兵部各司官而已葢因有一二廵城道長欲入苞苴有事發五城兵馬勘處兵馬遂爲之鷹犬即爲其所持而莫敢誰何之故托道長之勢而恣肆無忌若此乃知　朝廷之體皆爲此輩人所壞可惜可惜

許尚寳仲貽言吾幼年做秀才時見親識人家有事則以幾百錢謝兵馬今則大天平兊銀子矣大是可駭事

余嘗以除夕前一日偶出外訪客至內橋見中城兵馬司前食盒塞道至不得行余怪問之曰此中城各大家至兵馬處送節物也余與各部諸公往來初不見有此一日張一揩設客客滿坐余戲語之曰你們兵馬司缺官可容我翰林院致仕孔目權三四箇月印否衆皆鬨堂

南京各衙門長官客至供茶皆用瓷甌其讌客行酒亦只是瓦盞獨盛儀制唐張兵馬鳳岡供茶用銀箱甌行酒用銀杯盤此亦得之創見者

也

辛酉年余移家來蘇後有人從南京來余問之皆言自貴處上海艾公在道已上諸不法事大加禁革令百姓已稍得息肩矣蓋天下之事未有極而不反者極而不反則將柰何然祛奸革弊亦自不易蓋非大有才力之人肯擔當能任怨不計毀譽終不能了

南都之事有一至大而且要者尚未裁正蓋祖宗之法特設立三法司凡各衙門之事干係

刑名者即恭送法司而各衙門不得擅自定罪無非詳刑慎獄之意今各衙門尚恭送而巡城有事徑發兵馬司取供此則道中之新例而非祖宗之成法矣然事關科道誰敢言之

叢說卷之十二終

四友齋叢說卷之十三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史九

朝廷之官莫重於冢宰冢宰賢則百司得職而天下之事理矣余觀中世以下士鮮全才其嚴於律已者每傷於刻其寬以應物者常失之通聰明者見事速而短於持循敦篤者守法堅而鈌於裁變遲鈍之士可以固而有常佻狡之徒亦能權以濟事苟當其材則尺寸之木皆適於

用若違其任則雖合抱亦無所施故必有崔琰毛玠之公山巨源之識然後可以無憾魏劉邵作人物志以九徵論人其言曰凡人之質量中和最貴矣中和之質必平淡無味故能調成五材變化應節是故觀人察質必先察其平淡而後求其聰明聰明者陰陽之精陰陽清和則中叡外明聖人淳耀能兼二美自非聖人莫能兩遂故明白之士達動之機而暗於玄慮玄慮之人識靜之原而困於速捷若官人者能以劉邵

之言參之則庶乎司其契矣
皇甫司勳言我初入仕途時見吏部四司皆推有德望者充之故其人必儀貌凝重或神宇清澈者與諸司官不同今不問其人但資性伶俐巧於進取者即推吏部四司矣昔日提學御史必推有文名或科第高者充之今不問其人但御史肯開口講道學者即點提學矣夫銓綜群才使賢愚各得其任布列有位而庶務畢舉者此吏部事也能明經術養士氣使英賢輩出以

需　朝廷他日之用者此提學事也故此二者所關最大今乃若此是孰司其咎耶或勢之所趨雖賢者不能挽之也

董幼海轉北京吏部主事北上時過吳門見訪余語之曰當今第一急務莫過於重守令之選亦莫過於守令久任蓋守令親民之官故縉紳輩凡有志與　朝廷幹事與百姓造福者獨守令可行其志若遷轉太速則自中才以下一切懷苟且之念且初至地方必一二年後庶乎民

風土俗可以周知今守令遷轉不及三年則是方知得地方之事已作去任之計矣故雖極有志意之人不復有政成之望亦往往自沮及至新任一人復是不知地方之人如此則安望天下有善治哉第二考選科道當於部屬中推舉不當選用新行取諸人盖取到天下推官知縣分置各部郎署待一二年後選其有風力者任科道則在輦轂之下與吏部聲問相及其人易知且歷中外必老成練達與新進驟至通顯

者不同或者以爲在京城則易於鑽刺恐長奔競之風人但知在京城者易於鑽刺而不知在外者物力殷盛其鑽刺尤易爲力耶况在內鑽刺者顯著而易張在外鑽刺者隱晦而難見且往往由徑路而進驟至科道上司慮其如此大相假借故皆恣肆無所顧忌於政體不無有妨

第三吏部諸公當日與天下士大夫相接古人云只須簡要清通何必插籬竪棘令澆競之徒凡至吏部打關節者豈相見時納賄耶盡是懷

暮夜之金耳則白晝顯然交接有何不可況與士大夫接見其君子小人固自易辨與之言論或試之以事或採之以情則長短亦可立見又因可以周知天下地方之利害生民之慘舒其有益於　朝廷政體者甚大又何必以閉關謝客者爲得耶幼海深以爲然惜乎在吏部不久即轉太僕少卿去矣

宋世特重贓吏之罰觀宋史中其人犯贓詔於某處棄市者蓋不一書而足故宋自南渡之後

雖偏安浙左日有軍興之費猶立國一百七十年正以贓禁之嚴百姓易於過活不思亂耳古稱刑亂國用重典故曰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孔子曰政寬則糾之以猛猛則施之以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我　太祖立國之初當元季法度廢弛專用重典以肅天下而人始怗服今承平二百餘年當重熙累洽之後士大夫一切行姑息之政而　祖宗之法已蕩然無遺苟不以重典肅之天下必至於叢脞而不可爲矣則所

謂紂之以猛孔子豈好爲苛刻者哉
余歷觀前後郡縣之政大率慈仁與剛明者其得失常相半蓋慈仁之人子惠黎庶百姓家家蒙澤此正牧民者之第一善政也但一切姑息則吏緣爲奸不無寃抑而強暴恣肆侵侮小民亦有銜怨切骨而不得伸理者則保奸養蠹所害不小若剛明之政則奸宄畏威豪右歛跡野無寃鬼獄無滯囚其施設豈不截然可觀然方其震怒之下一攖其鋒鮮不摧折然亦有誤及

善類者則使人亦自難當故必有慈仁之心以出其剛明之政然後爲純全之治而可與龔黃卓魯方駕矣然豈可以易言哉

書云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已之欲此皆古聖人之言載之於經又以二事相對待而言正以見二者之均爲未善元無輕重差別今之士宦若咈人以從欲者世猶以爲不是至於磨稜姑息僥作以取一時之譽者舉世皆以爲是失聖人之意矣

今之撫按先生有第一美政人人當舉行者要將各項下贓罰銀督令各府縣盡數糴穀其有罪犯自徒流以下許其以穀贖罪大率上縣每年要穀一萬下縣五千南直隷巡撫下有縣幾一百則是每年有穀七十餘萬積至三年即有二百餘萬矣若過一縣有水旱之災則聽於無災縣分通融借貸候來年豐熟補還則東南百姓可免流亡而　朝廷於財賦之地永無南顧之憂矣善政之大孰有過此者哉

周文襄公年譜與顧文僖公傍秋亭雜記凡作吏於蘇松而與有錢糧之責者不可不人置一冊於左右

荀子曰士大夫衆則國貧工商衆則國貧無制數度量則國貧由今日論之吾松之士大夫工商不可謂不衆矣民安得不貧哉海剛峯欲爲之制數度量亦未必可盡非但海性既偏執又不能詢謀諮度肯用且更革太驟故遂至於僨事耳

海剛峯不怕死不要錢不吐剛茹柔真是錚錚
一漢子但只是有些風顛又寡深識動輙要然
癩殊無士大夫之風耳
海剛峯第一不知體既做巡撫錢糧是其職業
豈有到任之後不問丈田均糧不清査糧里侵
收却去管閑事
海剛峯之意無非爲民爲民爲　朝廷也然不
知天下之最易動而難安者人心也刁詐之徒
禁之猶恐不緝况導之使然耶今刁詐得志人

皆効尤至於亡棄家業空里巷而出數百為群
闖門要索要索不遂肆行刼奪吾恐更一二年
不止東南之事必有不可言者幸而海公改任
此風稍息然人心動搖迄今未定也
海剛峯愛民只是養得刁惡之人若善良百姓
雖使之詐人尚然不肯況肯乘風生事乎然此
風一起士夫之家不肯買田不肯放債善良之
民坐而待斃則是愛之實所之死也其得謂之
善政哉

海老既去之後復有辨本蹟中言今滿朝皆婦人也其言雖爲切直然豈可謂泰無人夫卿相則雍雍百僚則侃侃古盛朝事也豈有滿朝之人終日忿忿爲足以了公家事耶且大臣去國固自有道豈有既斥之婦依栖門庭但去尋鬧古無此事亦是不識體耳

皇甫司勳子循嘗語余曰小時見林小泉廷㭿爲太守日小泉有大才敏於剖決公餘多暇日好客喜燕樂每日有戲子一班在門上伺候呈

應雖無容亦然長吳二縣輸日給工食銀伍錢
戲于既樂於祇候百姓亦不告病今屢屢禁戲
樂百姓貧困日甚此不知何故也余應之曰公
奕葉簪纓屢通都大邑之中所見如此固不爲
異余農家子也世居東海上乃僻遠斥鹵之處
自祖父以來世代爲糧長垂五十年後見時事
漸不佳遂告脫此役此髫齓時也後余兄弟爲
博士弟子郡縣與監司諸公皆見賞識此役遂
不及矣然嘗憶得小時見先府君爲糧長日百

姓皆怕見官府有終身不識城市者有事即質成於糧長糧長即爲處分即人人稱平謝去公稅八月中皆完糧長歸家安坐至十月初又辦新歲事矣先府君每對人言我家五十年當糧長自脫役之後絕足無一公差人到門者蓋以五十年內錢糧無升合虧欠也此時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家亦家富人足日勤農作至夜帖帖而卧余家自先祖以來即有戲劇我輩有識後即延二師儒訓以經學又有樂工二人教童

子聲樂習簫鼓絃索余小時好嬉每放學即往聽之見大人亦閒晏無事喜招延文學之士四方之賢日至常張燕爲樂終歲無意外之虞今百姓十九在官十一在家身無完衣腹無飽食貧困日甚奸僞日滋公家逋負日積歲以萬計雖縉紳之家差役沓至徵租索錢之吏日夕在門其小心畏慎者職思其外終歲惴惴日不帖席此於民情之休戚世道之慘舒君子可以觀變矣

正德十年以前松江錢糧分毫無拖欠者自正德十年以後漸有逋負之端矣憶得是歐石岡變論田加耗之特也先府君即曰我當糧長時亦曾有一年照田加耗此年錢糧遂不清第二年即復論糧加耗而錢糧清納如舊夫下鄉糧只五升其極輕有三升者正額五升若加六則正耗總八升今每畝加耗一斗則是納一斗五升已增一半矣夫耗米反多於正額其理已自不通若上鄉譬如正額三斗加六則每畝該納

米四斗八升今論畝加一斗則是止納四斗巳減八升若是正額四斗巳減一斗四升矣夫下鄉增重錢糧不清亦自有說若上鄉減去已多而亦每年不清此不知何故也盖周文襄公巡撫一十八年常操一小冊沿村逐巷隨處詢訪遇一村村老農則携之與俱卧於榻下待其相狎則咨以地方之事民情土俗無不周知故定爲論糧加耗之制而以金花銀粗細布輕賫等項裨補重額之田斟酌損益盡善盡美顧文僖

作文襄年譜所謂循之則治紊之則亂蓋不虛也今爲歐石岡一變論田加耗之法遂虧損國課遺禍無窮有地方之責者可無加之意哉
府縣若要錢糧赶總第一須禁糧里侵收苟能搜訪侵收之人籍沒其家產從重問遣則錢粮逐年赶總矣蓋各里派徵錢糧譬如本戶該徵白銀十兩但納串二三兩與糧里收去銀三四兩則糧里絕不敢至其家催辦矣其間刁猾之徒又皆觀望以此挾持糧里糧里復不敢至其

家催辦則錢糧何日得清此皆　朝廷血脉百姓脂膏今但以資此輩漁獵或累年侵收買田造房家至殷富而逋負日積每歲以十數萬計其有告首在官者但發老人查勘賞縁買免役不深究則何所畏而不侵收乎故今閭閻無賴之徒有用銀二三十兩買充公務糧長者上虧國課下殘民命此天地間一大蠹也不知官府亦何愛於此輩哉

余謂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蓋因

四民各有定業百姓安於農畝無有他志官府亦驅之就農不加煩擾故家家豐足人樂於爲農自四五十年來賦稅日增繇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遷業昔日鄉官家人亦不甚多今去農而爲鄉官家人者已十倍于前矣昔日官府之人有限今去農而蚕食於官府者五倍於前矣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農而改業爲工商者三倍於前矣昔日原無遊手之人今去農而遊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

之已六七分去農至若 太祖所編戶口之數每里有排年十人分作十甲每甲十戶則是一里總一百戶令積漸損耗所存無幾故各里告病而有重編里長之說則當就其中斟酌損益通融議處或并圖可也或以富實者僉替可也令一甲所存無四五戶復三四人朋一里長則是華亭一縣無不役之家無不在官之人矣況府縣堂上與管糧官四處比限每處三限一月通計十二限則空一里之人奔走絡繹於道路

誰復有種田之人哉吾恐田卒汚萊民不土著而地方將有土崩瓦解之勢矣可不爲之寒心哉

叢說卷之十三終

四友齋叢說卷之十四

華亭　何良俊　元朗著

史十

夫量田必須先正經界孟子之論井田亦曰正經界先須令各區糧長踏勘報出某區其圖有田幾坵盖東西兩鄉之田皆有界水以界水所限爲一坵每坵編作一號逐坵畫作圖本其尖斜凸出凹進之處照地形畫出横冊一樣二本送道然後差官丈量畱一本在道發一本與丈

量官但總量一坵大數不必逐片細量夫總量一坵則官既省力亦易明白況一坵之田業戶非止一人雖最狡猾之徒亦誰肯預先出銀與衆人買囑耶則亦可免作弊矣然後將逐坵步口細數一一塡註送官府令善算者總算某圖天字號一坵田幾百幾十畝地字號田幾百幾十畝逐坵既有總數然後撮各坵之數爲一圖總有圖總則撮各圖之數爲一區總有區總則撮各區之數爲一縣總如是我已執左契而

一縣之田盡在我指掌間矣然後責令各圖里長聚集業戶眼同丈量一人不到即不作准若里長有業戶不到而朦朧量報者許人告首處以重罪亦要取業戶連名執結夫既有一坵總數在官後須要合着總數况業戶公同在此若讓別人一步則自家喫虧一步矣豈有毫髮之弊容於其間哉余以爲力省而功倍不數月而定矣

西鄉之田地低而水廣易於車戽一坵之田有

多至數百畝者故雖包岸一步而腹內之田尚多亦不甚喫虧若東鄉之岸甚高去水幾一丈田勢稍濶則車水不行故相隔七八丈即有一溝瀆間之若每邊包岸一步則去一丈二尺所存唯十之六七矣得業之田能幾何哉其勢斷不可行

西鄉之田甚得水利每魚斷一節常年包銀有多至五六十兩者其尋常河港與人牽網亦取利一二十兩今畧不問及而東鄉之田岸下畧

有茭蘆即飛亏一步夫些少茭蘆但可以供數日燒柴而已有何利息而便作實田起糧如此寃苦當何所控訴耶兄業戶用錢者則有茭蘆者算作無茭蘆便不飛亏不用錢者雖無茭蘆算作有茭蘆便要飛亏小民無知何從辨別是自立名色自開孔隙以與公正良民作騙局矣東鄉又立積水河與魚池二樣名色積水河則四畝作一畝魚池則二畝算一畝夫積水河本爲旱歲救田高鄉若一月無雨苗必槁死則國

課從何而出故積水救之無非爲　朝廷計也又不出米又不出柴如何筭作實田令四畝亦包一畝之稅矣魚池則積水河之稍大者以其稍寬可以養魚遂用工本銀買魚苗畜之若數年多雨魚或生息亦有微利或一年無水則數畝之池車戽立盡而魚即槁死且五六月中無處可賣皆臭腐棄去雖本錢亦無覔處與西鄉魚斷不下種子而坐收數十金之利者蓋天壤不同矣今二畝作一畝實田徵糧則人心其何

能堪况今試以積水河爲魚池魚池爲積水河

即使公廉清正之官親至其地踏勘亦何從辨

之今但憑公正與良民開報使良民公正皆伯

夷史魚則可令叔季之世人心滋偽而望一區

之中即有一伯夷一史魚則何伯夷史魚之多

耶况成此大事不𢧵一人吾恐終不能無遺憾

也

夫均糧本因其不均而欲均之也然各處皆已

均過而松江獨未者蓋各處之田雖有肥瘠不

同然未有如松江之高下懸絕者夫東西兩鄉不但土有肥瘠西鄉田低水平易於車戽夫妻二人可種二十五畝稍勤者可至三十畝且土肥穫多每畝收三石者不論只說收二石五斗每歲可得米七八十石矣故取租有一石六七斗者東鄉田高岸陡車皆直竪無異於汲水稍不到苗盡槁死每遇旱歲車聲徹夜不休夫妻二人極力耕種止可五畝若年歲豐熟每畝收一石五斗故取租多者八斗少者只黄荳四五

斗耳農夫終歲勤動還租之後不穀二三月飯米即望來歲麥熟以爲種田資本至夏中只喫麄麥粥日夜車水足底皆穿其與西鄉喫魚乾白米飯種田者天淵不同矣文襄巡歷既久月見其如此故定爲三鄉糧額加耗之數以爲一定而不可易不然則文襄於東鄉之民非有親故何獨私厚之耶夫既以均糧爲名蓋欲其均也然未均之前其爲不均也小既均之後其爲不均也大是欲去小不均遂成大不均矣爲民

父母者可不深惟而痛省哉

蘇州太守王肅齋儀峯糧頗稱爲公然崑山縣高鄉之田糧額加重田皆拋荒而甪直一帶熟區與之包糧華亭縣清浦荒田亦是熟區包糧今下鄉之糧加重則田必至拋荒若要包糧又未免爲上鄉之累矣

孟子曰夫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今歲均糧之時偶值水災故又創爲低薄之說　祖宗時不聞有此周文襄時不聞有此何故從空生出

而不知西鄉水年之低薄即旱歲之膏腴也東
鄉水年之成熟即旱歲之斥鹵也然　祖宗時
與文襄時不立此名色者蓋因校數歲之中令
時立此名色者但據一時所見也據一時之見
而欲立萬世之規恐終非謀國之長策也况東
鄉田本瘠薄故糧額原輕西鄉田本膏腴故糧
額原重今東鄉已與西鄉包糧甚多而獨於膏
腴之中又立低薄之說以益之是必有力者主
之也然天災流行水旱大率相半若遇旱歲東

鄉之田一望皆斥鹵則又將更均一番更立斥
鹵之名耶

鄭九石爲同知時某甚蒙其知愛時某尚寓蘇
州每歸往見即再三言曰公高人也久寓他郡
此有司之恥也必強公歸以爲地方之重已巳
年余移家還松而九石適有量田之命余即語
人曰九石舉止詳雅是一儒者常煦煦然仁愛
人亦欲人人仁愛之但少剛决易爲人所欺此
舉不但松江百姓不蒙其惠亦恐終爲九石[illegible]

累也後始事之日即率公正良民人等至城隍
設誓余聞而笑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况要盟
者無信乎此　朝廷大事苟一心持正而峻法
以行之誰敢不肅乃必假之盟誓耶夫　朝廷
赫然顯著之法彼不知畏犯者接踵若但怖之
以冥漠無據之神彼亦何懼哉卒之法不畫一
弊孔百端公正良民肥家潤屋而糧額加重小
民家家受禍謗議喧騰今上司與府縣先生非
不知之但皆重吏輩樂因循耳然百姓疲困日

甚極而必及上天眷佑有一任事者出豈無釐
正之日耶
人言始創低薄之說蓋因當事之人要做人情
奉承權勢尋思無計因與吏胥商確一楊姓者
偶進此說遂奮然行之然此係是 朝廷大計
送者固不通而受者亦豈有天道人心者哉自
此門一開而此胥遂橐槖其中納賄幾萬今查
低薄之田非豪家即富室可以知矣余謂縱使
官府貪殘不過害及一人稍濫及亦只是一時

而已若錢糧作弊飛灑各區則是家至戶到無不受其荼毒而子子孫孫賠賍日久至於轉死溝壑皆由於此人但言發輕易舉而不知積弱之能折軸耶陰騭之大莫甚於此且此係是朝廷血脈百姓脂膏若蔑視國法任其私情轉移自由輕重在手[illegible]是侮弄神器矣夫侮弄神器者其法當與無上者等則是　太祖剝皮楦草之刑豈非專為此輩耶若非及今改正則民怨未息而將來之事有不可勝言者矣

近聞太府李葵庵先生欲革去低薄之說將田上所免糧補東鄉魚池積水河之額俄有調官之報遂不果行此是東鄉百姓無福也

余始創爲經緯二冊之說今亦采用之但當時不曾講求失其初意蓋經冊是戶冊即 太祖黃冊以戶爲主而田從之戶有定額而田每年有去來緯冊乃田冊也以田爲主而戶從之田有定額而業主每歲有更革田有定額則糧有定數每年只將經冊內各戶平米總數合着緯

冊內田糧總數照會計輕重派糧則永無飛走隱匿之弊矣

經冊圖式

一戶某人

人幾丁

田幾頃幾拾幾畝

上鄉田若干

若干坐落某區某圖

若干坐落某區某圖

中鄉田若干

若干坐落某區某圖

若干坐落某區某圖

下鄉田若干

若干坐落某區某圖

若干坐落某區某圖

此戶冊也即　太祖所定黃冊凡徵糧編役用之每年推收過割各圖逐一開注送縣會計其數查算明白攢造一冊據此徵收庶無脫漏若

一戶而各區納糧則吏書得以出入隱弊而其弊不可勝言矣是即舊規所謂白冊至十年後大造黃冊之時亦有依擬將第九年之冊爲主再加查審不甚費力二冊俱要各圩里長編造蓋一圩之田亦不甚多其業戶佃戶里長必自知之若佃戶還此人之租而田在別人名下即係詭寄極易稽查若里長造冊通同容隱嚴爲禁約屢以重罪亦可以革詭寄影射之弊矣

緯冊圖式

上鄉某區田總若干畝

某人田若干　係某區某圖人

某人田若干　係某區人

中鄉某區田若干畝

某人田若干　係某區人

某人田若干　係某區人

下鄉某區田若干畝

某人田若干　係某區人

某人田若干　係某區人

此田冊也各區名圩之田皆有定額如有買賣易主即照經冊各人戶內扣收佃戶姓名各圖查筭明白送縣攢造發與管糧官將經冊內各戶上鄉田糧合着緯冊內上鄉糧數經冊內各戶中鄉田糧合着緯冊內中鄉糧數經冊內各戶下鄉田糧合着緯冊內下鄉數查筭明白務要相同則安得有弊容於間今不放收除必要逐區還糧正恐吏胥作弊耳然今之徵收甚至一戶之田有數十處分納者其各戶田少之處

亦有止納一二錢者煩費百出且頭項太多官
府稽查亦自不易若二冊之式一定則奸弊可
以盡革官府何不從其省而便者哉
大抵東鄉之民勤而耐勞西鄉之民習於驕惰
東鄉若經旱災女人日夜紡織男子採拮而食
猶可度命西鄉之人一遇大水束手待斃此則
驕惰害之實自取也然長民者無術以驅之勤
獨柰何哉
初立清浦縣時余偶至南京即往拜東橋東橋

問曰貴府如何又新創一縣余對以青龍地方近太倉州離府城甚遠因水利不通故荒田甚多有人建議以爲若立一縣則居民漸密水利必通而荒田漸可成熟矣故有此舉東橋即應聲言曰如此則當先開河不當先立縣畢竟立縣後水利元不通而荒田如故縣亦尋廢乃知前輩論事皆有定識不肯草率輕有舉動也
青龍自唐宋以來是東南重鎮也相傳有亭橋六座亦通海船由白鶴江導吳淞出海宋時設

水監於此盖以治水利兼領海船也宋時責官酒酒務亦在此處江南所責官酒皆於此製造入我

朝來水道湮塞而此地遂為斥鹵矣

祖宗時松江舊有水利通判一員謂之治農官嘉靖中以為冗員已經裁省夫 朝廷糧餉取給東南然其生之之源全在於農農之耕種全賴水利則治農官其可以為冗員而裁革之耶今清浦縣既立不成當奏復水利通判於青龍鎮設一衙門令其住扎上司不得別有差委專

管水利則庶乎有所責成而松江之農事可以
無憂矣
松江之田高下懸絶東鄉最高畏旱西鄉最低
畏水但東鄉每年開支流小河西鄉每年築圍
岸而水利之事盡矣
呂沃洲舊爲蘇松巡按後在南京與某交款喜
談經濟自謂巡按時以爲蘇松急務莫重於水
利故吳松江白茅塘七丫港等處皆親至相度
得其源委遂一畫成圖本今藏在蘇州府庫中

銳意欲開浚諸大河後不曾到蘇松行事遂不得行前年海剛峯來巡撫遂一力開吳淞江隆慶四年五年皆有大水不至病農即開吳淞江之力也非海公肯擔當安能了此一大事哉

白茅塘是李充嗣巡撫時曾一開浚是嘉靖初年其所費不貲今吳淞江之費特十之二三耳由海公清白不妄用又用法嚴也然白茅塘不二十年即已湮塞蓋海中皆渾水潮來時渾水湧入潮平後停一時如落渾泥皆淀在河底河

焉得不湮塞哉夏忠靖治水時均蠲內原編有
淘河夫銀今不知作何項支銷去矣
江南自有倭夷之變用兵六七年中更總督數
人所費錢粮數百萬然毫髮無用唯胡梅林稍
能建功如擒徐明山擄麻葉誘致汪直皆其謀
也其被冒錢糧雖多然其功亦何可終掩哉一
時如曹東村任復庵忠勇絕人然卒無所成正
以其量小惜費不能用人耳今不能成功之輩
一切置之不問而獨將任事之人置之於死籍

没其家則此後誰從與　朝廷任事哉失政刑矣

沿海防守之處起自呉淞所歷川沙南滙青村栢林而西抵金山衛營堡凡五處中間所設之兵雖多寡不同大率每處五百名五處總二千五百名亦有稍多之處大約不出三千名每名月給銀八錢則一年總計兵餉銀三萬兩矣但所募之人皆非土着恐一朝有事人皆庬觧此其所可慮者一也每領兵餉則吏胥隊長蚕食

其中而兵無實惠此其所可慮者二也兵人坐食兵銀漸成驕惰散操之餘遊手生事因而亂法此其所可慮者三也常年春汛之後五百之兵革去其半待來春重募亦爲重惜兵餉也然每年新兵教習武藝亦自不易况革去之人素習驕悍不能保其無他此其所可慮者四也今海上無警宿兵無用之地而每年秋糧中加派銀數萬使百姓坐而待困此其所可慮者五也故爲今之計莫善於屯田其嘗計之每兵一名

給田二十畝若此處有兵五千當貫田一萬畝
大率每年兵銀五千則田價將敷一半如少則
以各項下贓罰銀買添或更少則以入官田足
之權其重輕則所費者少所省者多一勞而永
逸矣其所募之兵皆要本地人憑里長開報必
須海防府官與把總指揮公同揀閱令其夏秋
務農冬春講武是即古人寓兵於農之意如是
則兵皆土着且終歲力作無暇遊手則不至驕
悍各兵既已受田每年至秋亦不必裁省而百

姓每歲亦省加派餘數萬是一舉而五慮可以盡去則何故不遂行之昔袁澤門在任時余偶論及之澤門曰我近日條陳八事中呈上司已准行五件屯田是頭一件獨不肯行不知何也

叢說卷之十四終